

〈實踐報告〉

Media Project

—我眼中的「媒體越境活動」¹

メディアプロジェクト: 葉昌竺²

當論及媒體時，我們總帶有「大眾」的眼光，而容易陷入這是多數的迷思之中。因此它開始帶有了相對的「解釋性」、「壟斷性」以及「不可避免性」，並為許多我們所無法親身觸及的事物立下標的、做出判斷並提出解釋。當我們稍稍不去追究其中與「真實」的落差時，這落差就開始進入我們的思維，甚或引起偏差和誤解。而即使媒體被置放於多數的框架裡，其中卻仍存有許多相對的「非多數」³。我們處在此一媒體解釋權銳不可擋的世界裡，多數的聲音已不容忽視，這「非多數」的聲音是否還能容我們所錯過？又是否能因為它隸屬於多數的框架裡，我們就要充耳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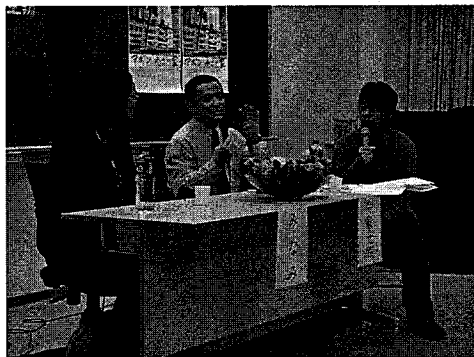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要窺視媒體這一龐然大物，從它所生產的「產品」中去進行拆解或是直搗「製造者」都是可行的路徑。特別是那些媒體中多數裡「非多數」的聲音，通常表達了某種、某群人的特定觀點——也許是主流／非主流的二元劃分，但更有可能是主流當中的非主流或是非主流當中的主流——只要這樣的觀點帶有某種鬆動既有定義、軟化既有論述、調劑既有場域（Territory）的可能，我們就認為有追尋的意義。或即使這是屬於極多數的聲音，一個省思式的視點和批判的可能性追求，我們也同樣認為負有極大的意涵。這種鬆動定義讓意義成為流動、

可變的過程也許緩慢，卻不僵化，也不迫使任何一方群起激昂。況且，一個固定的價值高牆，並不是我們所追求，更不是我們所能做到的。

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⁴，Media Project——媒體越境活動的成員依照自己有興趣的媒體載具，分為三個面向，在一個學年以來，嘗試著進行各項活動。三個面向分別為『動漫』、『電影』以及『翻譯』。而總結這三個面向，另外還有『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養成的活動正在開展中。

電影討論的交流平台

在電影的面向上，我認為創造一個閱



電影《アボン 小さい家》座談會的實況，中為今泉導演；左為主持人洪雅閔；右為口譯本間裕之。

聽者和媒體製造者互相溝通交流的空間是實際且令雙方受惠的過程。這樣的思維表現在具體形式上，包含了舉行各種上映會、講座或是導演與談的可

能。在議題面向上，成員之間對於過往描述殖民時期的電影、當代台灣導演（林育賢導演、陳映蓉導演、陳坤厚導演等）所拍攝的作品，或是現今各傳媒科系所拍攝的短片作品都負有極大的興趣。



特別是拍攝過《台灣人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無言的山丘》》的王童導演；拍攝《插天山之歌》的黃玉珊導演都是我們極欲接觸的對象。另外，透過劇情描述台灣女員工受到日本上司侮辱來表達台日社會接觸之間發生問題的《莎呦娜啦·再見》等台灣作品的引薦，也是我們想要執行的活動之一。

而且基於我們身為日文科系的學生、受惠於能夠使用日文之便，如果能夠透過這樣的優勢串連起日本和台灣兩方面的電影論述，創造一個溝通、交流的平台，也會是我們期望能夠達成的願景之一。

在2008年下半年度，我們在系上老師的引介下接觸到拍攝《アボン 小さい家》（中譯：ABONG 小小的家）一片的導演——今泉光司。片中聚焦於二次大戰後遺留在菲律賓的二世乃至三世的日本混血⁵在當地生活的部分光景以及北部Cordillera山脈裡群聚的原住民——伊果洛特人（Igorot）的生活情形。故事主軸放在日裔菲律賓人與伊果洛特人後代的拉莫特身上，描述他在菲律賓都市中攜家帶眷生活的不順遂之後，興起重返老家Cordillera山脈、重新回到自給自足生活的念頭。片尾他在故鄉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後，決定前往日本尋找自己的根，畫面也就停在他出發後的朝陽上。片中不僅提出導演的「移民關

注」，還雜揉了現代化生活的矛盾之下，對過去「與物共生」、「敬天畏地」概念的憧憬。我對導演這樣的態度感到好奇並

產生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導演以一個現代已發展國家的出發者，去憧憬第三世界的自然情懷，他要怎麼說服自己出發的原點？又要如何說服他所描述的這個國家？縱然對自身生活的重新省視已值得為其勇氣表達鼓勵之意。

於是，植基於這些想法，我們先從字幕的製作工作開始。畢竟一個雙方面的交流，還是需要互兌的轉譯工作、完成一個共同的媒介（medium）才能夠達成，而這也是加速我們瞭解本片內容及核心的催化工程。在製作字幕前，當然需要先進行翻譯的工作。而在進行翻譯的時候，我們無疑涉入了文化轉譯的過程——我們會對我們所碰到的專有名詞、特有情境經過可能的徹底查證後，譯出我們涉入理解過後的解釋，而這也正是Media Project對「翻譯」面向的理解之一。

字幕完成後，今泉導演正好來到台灣進行他第二部片《地球で生きるために——福岡正信インドへ行く》（暫譯：爲了在地球生存——福岡正信到印度）的紀錄片英文版放映工作，於是趁此機會我們邀請他於當時來到東海大學進行他第一部

部片的放映以及導演特別訪談。導演也透過這樣的機會一方面介紹自己拍攝這部電影的時空背景，一方面也說明自己透過這部電影所想要傳達的理念等等。當天唯一較美中不足的是觀眾直接提問時間稍嫌不足，使得大部分人僅能透過問卷表達自己對片中的理解、疑問以及感謝——感謝導演帶來一種不同的視野與

觀點，告訴我們原來菲律賓中還有「阿本（Hapon）」這樣的一群人。



電影《アボン 小さい家》座談會中忙碌整理的成員們。

「次文化」並非次文化？⁶

在動漫的面向上，我們關心動漫文化在台灣的發展，也關心媒體對於它所認定的這個「次文化」是如何去描繪的過程。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與台灣各界動漫團體的接觸，針對「動漫」這個大主題紀錄下各種聲音，也許上傳NICONICO DOUGA平台⁷（ニコニコ動画），也許在部落格展示，如果資源充分，或許也有舉辦研討會的可能。

動漫同為一種傳達人類思想的媒介（medium），為什麼至今仍然受到媒體獵奇眼光的對待？而在台灣歷史已有五十年的漫畫（動畫則超過三十年），至今卻依然可以聽聞許多人認為它與奇想、幻想，甚至是妄想劃上等號。不錯，動漫的確呈現了部分人類無法體現的思想自由，但不能因為動漫此種特性就認為它是「次文化」⁸。

因為動漫作為一種社會的文本實踐，透過歷史、兩性、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不同的角度詮釋，我們會瞭解到看漫畫不是只有一種觀點。一個作品的呈現，通常會為我們帶出作者觀看這個世界的看法，並因為作者身處的社會土壤，為我們揭示出當時社會概況的一隅。

既然文化沒有高低之分，相對於社會上為動漫「除罪化」、「去污名」的聲音，我們更加傾向去正面討論動漫的底蘊內涵來鬆動既有的觀念和意識型態，以蓄積台灣動漫討論的動能以及空間。

在2009年上半年度，受囿於既有資源的不足而無法有力展開自身活動的情況下，我們在得知逢甲大學庶民文化研究中心將邀請清水勲教授前來台灣舉辦國際研討會時，即刻表達了我們協助該會議的希望，最後終得以協助者的姿態參與了該項國際會議⁹。

這次的會議中，我們看到漫畫產業的出版者、內容的創作者、漫畫活動的催生人、以及創造漫畫討論空間的研究者和學

生，無不提出自身對漫畫在台灣發展現況的針砭及建言。當政府汲汲營營地發展所謂「文化創意產業」時，不能僅僅關注



電影《アボン 小さい家》的海報。

製造的一端，如何培養觀看的角度和人群應該也是整個漫畫產業發展重要的環節之一。看看日本在經歷兩次重大的反對漫畫事件¹⁰之後，漫畫依然

生氣勃勃，甚至還是重要的出口產業之一，就是靠累積討論空間的動能而來。

我們認為群起激昂來反對新聞媒體的獵奇或甚至是污名，不僅容易淪為新聞媒體下一個獵奇的對象，更容易落入閱聽者的負面印象中。因此，建立全面而正向討論動漫的空間實在有其必須，但並不表示斷絕與新聞媒體的溝通，而更應該期待在累積了部分的討論資源後，新聞媒體加入對話的可能。

文化的轉介——翻譯

在最後一個翻譯的面向上，我期待一個「黑人重新書寫英文」¹¹式的狀況發生。正如前面電影字幕製作部分所述，當我們進入翻譯的時候，我們無疑進入了文化轉譯的過程——譯出的文字、專有名詞、該語言情境，無不沾染了專屬於兩種語言的氛圍以及本媒體越境活動的氣息。當然，一個技術上力求正確的指標無人能夠抵抗，但有時正因為這樣的指標而使得轉譯的過程中不斷產製出文化傾斜的問



題¹²。

「原出的 (origin) 就一定是最好的嗎？」——這是翻譯裡最矛盾的命題。一旦緊緊跟隨那最原本的，而不貼合我們的生活，就容易變得拗牙難懂；一旦脫離那原本的，就會被批評是改寫，而非原作。於是，在翻譯的面向上，我們會追求一個屬於媒體越境活動式（涉入式）的翻譯。對於那些無法貼合的情境、術語，採取一種涉入式的理解後所做出的翻譯。在實際操作的層次上，希望針對國內學術上引用頻繁、卻尚未有中文版本的原典進行英、日兩方語言的比較後，再進行中文翻譯的部分。如果是已經有中文版本的部分，則再進行我們的中文翻譯與另一版本的比較。

在這樣的過程中，也許我們會創造一種獨有性，但正因為是涉入式的翻譯，我們才更必須敞開胸懷接受各界的聲音，以尋求多種對話的可能。畢竟，追求場域中的價值高牆不是我們所冀求、更不是我們能力所及。場域中的多元聲音能夠持續進出、代謝，才是一個意見場域良好的體質。

如何認識媒體

總結以上三個面向，現階段另有『媒體素養』養成的活動正要開始進行。鑑於媒體解釋權的力量強大，身為一個閱聽大眾的我們要採取何種角度去認知這些訊息？又要如何去理解這些訊息的產製過程？怪罪於媒體的「弱智」，只是一廂情願的拋棄責任。如何透過訓練、培養知識來拆解媒體，提出自己與媒體不同的理解，是這個活動的主要目標。

實際的活動面向，目前規劃在透過讀書會累積足夠的基礎知識後，至中、小學或大學進行認識媒體的相關活動，依據各級教育機關不同的特性，可能是演講，也可能是遊戲，最終目的都在於告訴大家除了媒體意見之外，還有屬於每個人自己的

聲音。

由於Media Project——媒體越境活動成立時間尚短，在資源嚴重不足的情形下，目前的實際活動僅執行了《ABONG 小小的家》的放映暨導演訪談會；逢甲大學『漫畫文化產業與庶民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協辦；以及《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¹³的部分章節翻譯。

但未來我們不會放棄繼續與台灣當代導演的接觸，也不會放棄與各傳播科系合作的可能；也希望在有限的力量中，展示主體性之餘，製造台灣動漫的討論空間並留存各種紀錄與分享；而「涉入式」的翻譯中，希望力求文化間地位水平式的對譯，追求打破視原出為唯一依歸的可能；『媒體素養養成』一方面期望達成自身認識媒體的目標外，也期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將自己認識媒體的過程分享給社會大眾。

在目前可視的範圍內，我們將有可能於2009年下半年再度舉行今泉光司導演第二部片——《地球で生きるために——福岡正信インドへ行くと》（暫譯：為了在地球生存——福岡正信到印度）同名紀錄片的放映以及座談會¹⁴。特別是導演這次處理的題材與農產、畜牧相關科系有關，



電影《アボン 小さい家》座談會結束後全員合影留念。

我們期待這次的放映會中能讓雙方有充分的交流，透過互惠而有所得的過程，來達到本媒體越境活動的最終目標。

註：

1. Media Project——「媒體越境活動」於2008年6月成立，具體活動經驗尚稱不上為多。另，題目雖為「我」=指涉筆者。但文中的「我們」指涉為組員共同的認知，或是一般大眾的看法；而文中的「我」確實指為筆者個人的見解。不管是「我」或「我們」，文責筆者自負。
2. 目前「媒體越境活動」成員除筆者外，尚有洪雅閔、郭子瑋、本間裕之、曾柏勳、陳羿君、梁哲維以及魏俊崎、吳亭儀、游馥瑋等人。指導教師則包含蕭幸君、大西仁、笹沼俊曉等三位老師。
3. 多數之外，除了少數，更有許多介於兩者之間的「模糊」存在。
4. 關於本媒體越境活動的認知基礎，感謝組員郭子瑋與筆者的多次對談。沒有這些對談，筆者應該無法建立一個較有系統的書寫方向。
5. 這樣的混血兒在當地常會被稱為 Happon——阿本。
6. 動漫部分的說明，感謝組員魏俊崎提供他的部分想法。
7. NICONICO動畫是NIWANGO公司所提供的線上影片分享網站，常被簡稱為niconico或nico等。與YouTube等影片共享網站相似，但NICONICO動畫提供觀賞者可在影片上留言的功能，而留言會以字幕的形式出現在影片上。（出處說明：維基百科。於2009/4/21以「NICONICO動畫」詞條查詢。）
8. 此處「次文化」解釋採取的是「較低劣的文化」之意。
9. 該項國際研討會全稱：『漫畫文化產業

與庶民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9年4月9日在逢甲大學舉辦。

10. 日本兩次重大反對漫畫事件分別與「惡書追放運動」（漫画バッシング）和「宮崎勤事件」所引發的後續效應有關。
11. 意即在後殖民的語境中，英文被重新書寫，邊緣與中心也在後殖民情境中被重新改寫。
12. 例如「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在譯成日文時，就是「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而非「東海大學日本語学科」。頂多於後加註「相當於日本語学科」字樣。
13. 該書中文譯名：《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業已出版，並非本媒體越境活動的翻譯成果，為避免混淆視聽之嫌，特此註明。
14. 若是各位讀者有興趣，請至Media Project官方網站隨時注意最新資訊，或是至官方信箱留下您的個人資料，我們將會隨時為您寄出最新資訊。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imotaku>。官方信箱：takupuro2008@gmail.com。

